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Russian city, likely Moscow, featuring several churches with golden onion domes and a bridge with people and horse-drawn carriages in the foreground.

刘沙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再见“苏联”

——梦想、情怀和良心

Russia
Ukraine

019 >



橡树和菩提树
环绕的地方

031 >



这个墓地里生命
没有告别

041 >



游荡在白夜的涅
瓦河

059 >



穿越日出日落，
看到天堂的光芒

065 >



莫伊卡河边的
普希金

071 >



涅瓦大街
一百八十号

07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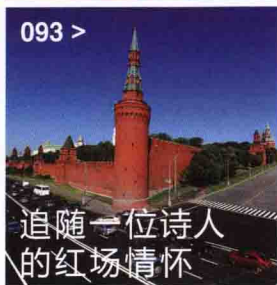
寻找列宁

085 >



阿尔巴特大街
的畅想

093 >



追随一位诗人
的红场情怀

1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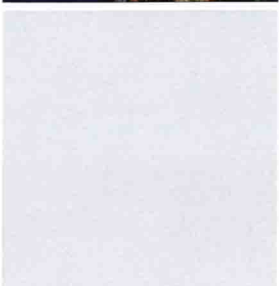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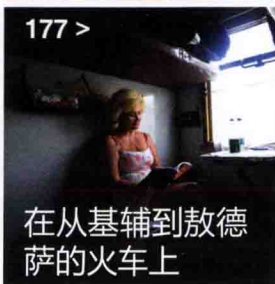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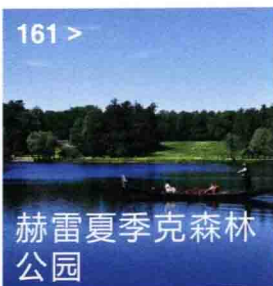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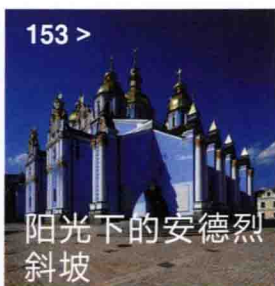


冬宫的“红色记忆”

115 >



海参崴和舞女
叶莲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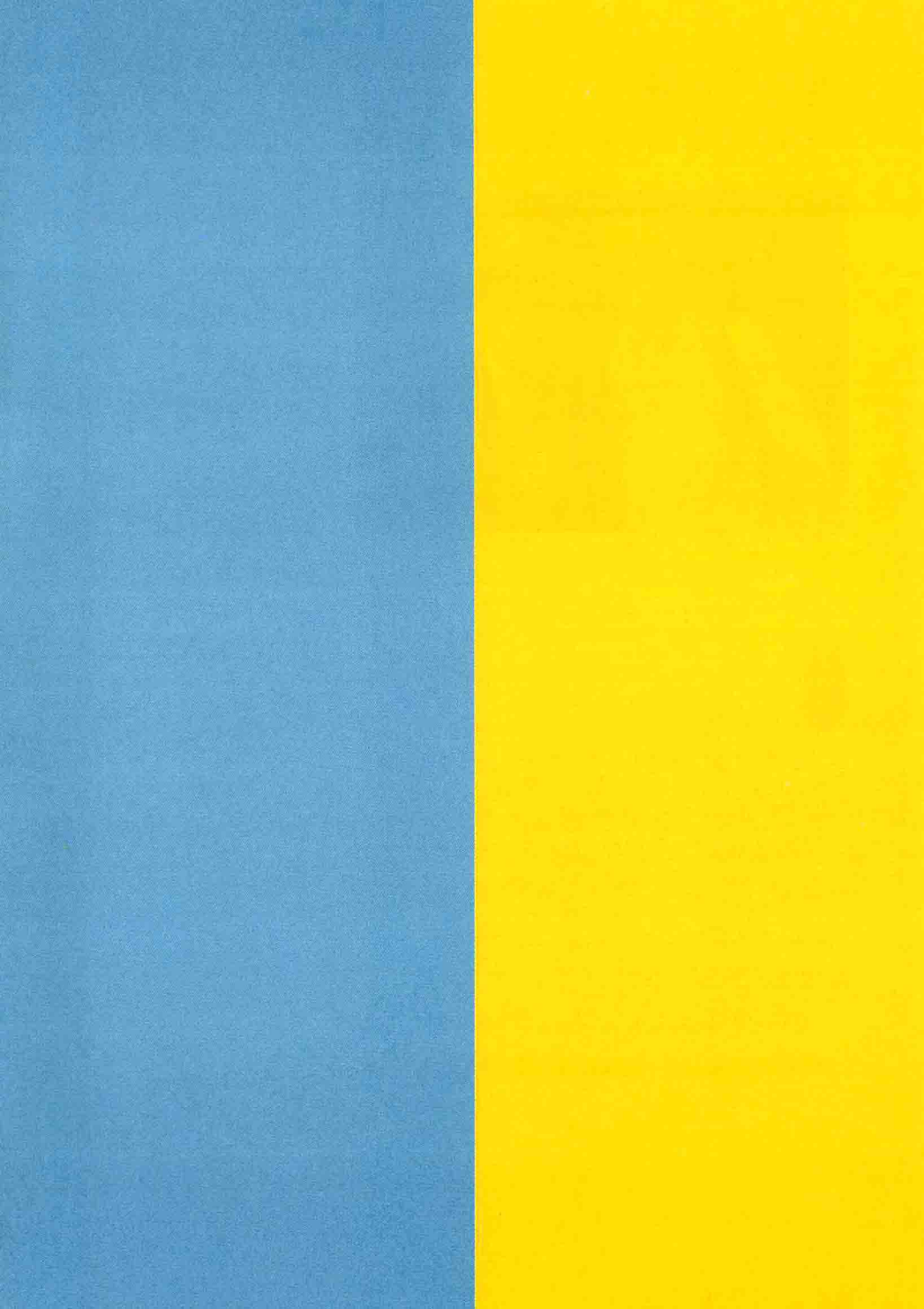


再见“苏联”

—— 梦想、情怀和良心

刘 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再见“苏联”： 与戴大年的一次心灵之约



◀ 戴大年与“列宁”合影。



能够在 2011 年夏天再见“苏联”，完全得益于戴大年兄的一次邀约，我将这次邀约称之为“心灵之约”。

戴大年何许人？如以常人眼光来看今日大年，沪上一成功企业家。然此兄经纶天下博学江湖，事业做得惊天动地，为人却风轻云淡。如此，生意千载情怀万般之戴大年者，乃刘沙一兄长也。

认识大年兄已近二十年，平日里虽不常见面，但每一次相聚我总能从这个看似瘦弱的身躯中，感染到一种

激情。大年兄经常给予我的，往往是于笑谈中的清茶素面抑或风花雪月，而我却从中能感受到坐看云起风卷残云的力量。

能与大年兄一起再见“苏联”，应该缘自于2010年的一次朋友聚会，不擅唱歌的我点了一首俄文版的《国际歌》。我特别喜欢听这首俄文《国际歌》，它铿锵激昂的旋律，在充斥着靡靡之音的歌厅里，总能让我激情澎湃……以往我点这首歌，几乎没有人会跟着唱，大家只是一起听，最多偶尔哼两句。而在那次沙龙上，当《国际歌》的音乐响起，身旁的大年兄竟兴奋地唱了起来……那天晚上，大年兄还唱了《三套车》和《红梅花儿开》等苏俄歌曲。似乎就是在那一刻，我和大年兄都感觉到在对苏俄文化的欣赏与崇拜上，我们彼此似乎有着太多的“心有灵犀”。



大年兄与苏俄文化结缘，是一代人的使然。他们这一代人从小便耳濡目染着浓浓的苏俄文化，因此内心深处甚至于血脉中充满了苏俄情结。在与他的交往中，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苏俄文学、历史、音乐、绘画的了解和热衷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另外，他还收藏了不少俄罗斯现代名家的油画作品……而我，自少年时代起，也用狂放而自由的灵魂，走近并亲近过苏俄历史上的那些灿若星斗的大师们。在那蛮荒的年代里，我曾如饥似渴地

读过“托尔斯泰”、读过“普希金”、读过“果戈理”……

所以对苏俄文化亦情有独钟。

2010年初秋的一个午后，我与大年兄在一家酒店的咖啡吧喝咖啡。他跟我说，他向往了多年的俄罗斯之行看来要成行了，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可以结伴而行的人，而那个人竟然就是我。他说这些年来他跟朋友们一起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旅游。唯有一个国家是他最想去却一直没有去的，那就是俄罗斯。在大学时代曾经师从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王智量先生的大年兄觉得，俄罗斯可不是一个光有钱或有闲的人就能去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没有钱但必须要有情怀的人才能去的地方，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地感受到苏俄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真是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他又是一拍即合。



我去过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唯独俄罗斯没有去过。虽然这些年里曾经有好几次去俄罗斯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同样的原因，就是希望我的俄罗斯之行，能有一个对苏俄文化一样情有独钟的人结伴而行。

于是，就有了2011年五六月间我们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

在那个金色的春夏之交，我们终于游历了心中圣地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敖德萨和雅尔塔……今天，当

我通过我的文字和图片再见“苏联”时，我似乎又回到了那片充满了厚重历史、璀璨文化以及洋溢着青春热血、弥漫着情感梦想的土地上了。

我不会忘记莫斯科郊外那个名叫波若金诺的古战场，当我站在这片寂静苍茫的荒原上时，空气中仿佛依旧弥漫着两百年前的硝烟。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伟大的拿破仑和库图佐夫在这里成就了一场历史上最惨烈和英勇的骑兵会战。

我不会忘记雅斯纳亚·勃良纳庄园里橡树与枞树环绕，青苔与灌木弥漫的那片“土堆”。列夫·托尔斯泰，这个19世纪伟大的作家，这个被所有俄罗斯农民称之为父亲的人，虽然死后只有一堆“黄土”，但他最终却得以安息并被人类永远铭记，无名的“土堆”更是被誉为“世



间最美的墓地”。

我不会忘记芬兰湾畔的列宾庄园，当我透过列宾画室的窗户，看到的是庄园里波光粼粼的湖泊和郁郁葱葱的丛林……每天清晨和黄昏，列宾就是在如此美丽的风景前作画和冥想。他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作画时会静静地望着湖边弯曲的小路，而每当这时他的目光便会穿越日出日落穿越狂风暴雨，看到天堂的光芒。

我不会忘记涅瓦大街十八号普希金咖啡馆，当

年普希金临窗而坐的那个位置，已被永远定格在一百七十四年前的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尊惟妙惟肖的普希金蜡像真实地再现了那个下午诗人忧郁的心情，桌上放着一杯没有喝完的黑咖啡。在这里，诗人喝下了人生中最后一杯咖啡，为了一个叫普希金娜的女人而走上了决斗场。

我不会忘记基辅的赫雷夏季克森林公园。1943年德军三十万人马强渡第聂伯河占领了基辅，守卫基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退守到公园与德军殊死奋战，在抵抗了德军三个昼夜后，九百多名士兵和十一位将军全部牺牲在公园内。1972年著名二战题材的电视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公园开拍，以纪念那些伟大的红军战士。

我不会忘记敖德萨著名的“波将金阶梯”，1905年



1月20日，沙皇政府将赶来声援俄国黑海舰队波将金号起义的敖德萨市民屠杀在海边一百九十二级的台阶上。如果说这个“阶梯”事件是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兵开启的一段历史，那么“阶梯”事件还造就了一个伟大的电影人爱森斯坦。爱森斯坦根据这一事件拍摄的电影《波将金战舰》，被誉为一百年来最伟大的电影。

我不会忘记雅尔塔的里瓦金斯基宫，它不仅是著名的沙皇夏宫，还是二战末期召开雅尔塔会议的所在地。

1945年2月4日至11日，前苏联、英国和美国在雅尔塔划分了世界的格局，这次划分一直影响到今天……

是的，我不会忘记在“苏联”的一切。

从列宁山上喷薄而出的旭日到涅瓦河畔层林尽染的夕阳；从莫斯科红场的钟声到圣彼得堡冬宫的红地毯；从基辅伴随着《红军进行曲》的旋律熊熊燃烧了六十年的烈士长明火到敖德萨的“英雄街区”的华沙街；从波罗的海沿岸的芬兰湾到黑海之滨的克里米亚半岛……

《再见“苏联”》收入了我写的二十篇文章和三百幅左右的照片，它不是一本游记，也不是一本旅游画册。书中的每一篇文章似乎都是沉甸甸的，我觉得它更像是我的一次思想、情感和精神的跋涉，是一个中国人对灿若星辰的苏俄文化的一次神圣的心灵冥想。



感谢与我们同行的另外几位同样热爱苏俄文化的兄弟姐妹，他们是刘老师（大年的太太）、吴姐、马大哥、孙渤小妹、老金和老董。

还要感谢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热情接待我，并为我的拍摄和写作提供了极大帮助和方便的蒋洁和王山夫妇以及范建祥和曾建华夫妇。

谢谢所有阅读本书的朋友们。

019 >



橡树和菩提树
环绕的地方

031 >



这个墓地里生命
没有告别

041 >



游荡在黑夜的涅
瓦河

059 >



穿越日出日落，
看到天堂的光芒

065 >



莫伊卡河边的
普希金

071 >



涅瓦大街
一百八十号

07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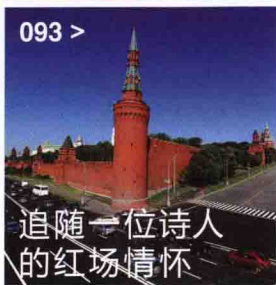
寻找列宁

085 >



阿尔巴特大街
的畅想

093 >



追随一位诗人的
红场情怀

1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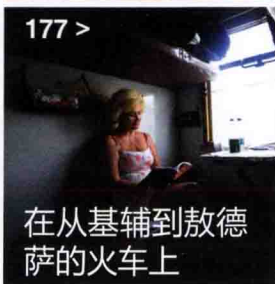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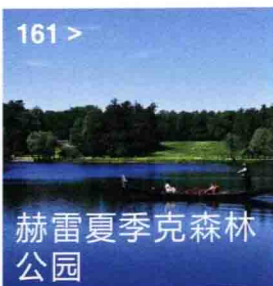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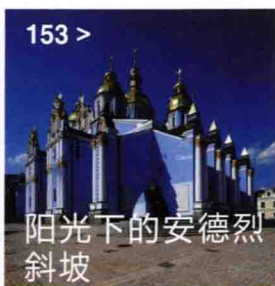


冬宫的“红色记忆”

115 >



海参崴和舞女
叶莲娜







俄罗斯

俄罗斯，这是一片飞扬激情和抱负的土地。

俄罗斯，这是一片孕育诗歌、小说和油画的土地。

这曾经是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的国家，当彼得大帝用金色之剑刺破了波罗的海上空苍穹的阴霾，当叶卡女皇用红袍加身引领斯拉夫人一往无前……从此阳光便在顿河、伏尔加河和贝加尔湖上明媚绚烂，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开始环视天下驰骋欧亚。

这曾经是库图佐夫元帅的国家，当他燃起“莫斯科大火”让拿破仑大军惊慌失措疲于奔命之际，波尔金诺大平原上的金戈铁马便铸定了俄罗斯的一位民族英雄的诞生。

这曾经是列宁的国家，当他用红色的镰

R u s